

犹记江堤战洪声

■杨荣彬 张清华

金秋国庆，风清天朗。阔别军营三十七载，房县几名鬓染风霜的老兵跨越山河奔赴江城，赴一场期盼已久的归营之约。

早已脱下军装的我们散居祖国各地，为生计奔波，被岁月磨平棱角。可一句相约回老部队，众人应声而至。长军从广州赶来，吉清从成都飞回，老赵坐了整整一夜的绿皮火车——当年全连最小的兵，如今也已两鬓染霜。长军、吉清等转业在武汉的老战友早早等候，远远望见我们的车，便大步迎上来。阔别多年，身形虽添沧桑，眼神依旧刚毅，身姿仍藏着军营淬炼出的挺拔。双手紧握的一瞬，掌心老茧，还是当年握枪磨出来的位置。岁月的隔阂尽数消散，仿佛又回到摸爬滚打的青春岁月。

重踏阔别三十七年的老营区，每一寸土地，都唤醒尘封多年的记忆。一路缓步前行，营区方位格局依旧，只是旧貌已然换新颜。曾经泥泞的训练土路，如今铺成平整的水泥大道；老旧营房拆除重建，窗明几净，学习室、健身房一应俱全。唯有操场边那排单杠还立在原地，漆面剥落处露出暗红色铁锈——当年我们在上面磨出的手印，怕是早已随风雨蚀尽。一代代新兵接续成长，崭新军装、挺拔军姿，让我们恍惚看见当年入伍、淬火成长的自己。有个列兵从我们身边跑过，突然刹住脚步，回头望了一眼我们这群两鬓斑白的人，然后“啪”地敬了个礼。老赵愣了一下，下意识抬手回礼，眼眶倏地红了。

营区变迁，风物更迭，唯有院中那棵梧桐树静静伫立，岁岁常青。它见证过我们晨训的晨光、夜岗的星

光，听过训练后的喘息，还有熄灯后宿舍里的闲谈。我们伫立树下久久凝望，长军伸手摸了摸粗糙的树皮，忽然说：“你们看，这道疤还在。”——那是当年吉清练倒功时蹭上去的。树与人，都留着彼此的年轮。思绪一下子拉回三十七年前火热的军营日常。

少年从军，以营为家。天未破晓，紧急集合哨划破寂静，我们穿衣、整队、奔袭，干脆利落。有人把裤子穿反了，有人鞋带没系好，跑出去半里地，裤腰带还攥在手里——班长气得骂娘，我们憋笑憋到肚子疼。烈日之下，队列、擒敌格斗、长途拉练轮番上阵，汗水浸透迷彩，晒黑皮肤，淬炼筋骨。掉皮掉肉不掉队，流血流汗不流泪。深夜哨位，星月为伴，寒风为邻，坚守岗位。远处村庄的犬吠，是漫长哨位上唯一的回响。

而所有人心底，最刻骨铭心的记忆，当属1998年那场长江抗洪抢险。

那一年暴雨连绵，江水暴涨，长江汛情告急，浊浪冲击江岸，险情四起，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岌岌可危。灾情就是命令，堤坝就是战场！接到驰援指令，全连官兵闻令而动，火速奔赴抗洪一线。有人正在休假，连夜归队；有人高烧未退，拔了吊针就跳上卡车。那一夜，军卡的车灯刺破雨幕，没有人说话，只听见雨点砸在篷布上的闷响，还有江水在远处闷雷般的咆哮。

时至今日，江涛翻涌的画面依旧清晰。江风呼啸，洪水一次次猛撞堤坝，溃堤之险悬在头顶。堤坝上到处是泥浆，一脚踩下去，胶鞋拔出来都费劲。危急关头，无一人退缩。官兵们肩扛沙袋、手搬土石，昼夜鏖战堤

上。雨水、汗水、江水浸透全身，双脚深陷泥泞，手臂酸痛麻木，却没有一人停下脚步。有人扛着沙袋走着走着便跪倒在地，爬起来，再扛；有人指甲劈裂，扯块布条一缠，接着干。夜深水冷，江风刺骨，大家就地短暂休整，背靠背坐在泥地里，啃干粮、饮江水。馒头就着雨水咽下去，凉透胃腑，却无人抱怨。死守江堤，寸步不让。

危难时刻，尽显军人本色。长军冲锋在前，一次次跃入齐腰深的洪水之中，封堵管涌、加固堤身。他后来说，有一回水没到胸口，脚下踩空，那一瞬间，脑子里闪过家中老母亲的模样——可手上动作没有停顿，稳稳站稳。他以血肉之躯筑起生命防线。吉清日夜值守巡查，搬运物资、排查隐患，肩膀磨得血肉模糊，军装和伤口粘连在一起，脱都脱不下来。他一声不吭，默默坚守，任劳任怨。战友们同心协力，不畏艰险，用青春热血抵挡滔滔洪水，守护一方百姓平安。大堤上，有人累得靠在沙袋上沉沉睡去，雨水顺着帽檐滴落在脸上，浑然不觉。

连日鏖战，洪水终被降服，江岸安然无恙。满身泥泞，疲惫渐渐散去，望着稳固的大堤，所有艰辛都化作心底的荣光。撤离那天，江边百姓自发站在路边，往军车上塞鸡蛋、递矿泉水。有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，颤巍巍拉住长军的手，说：“孩子，你们辛苦了。”那一刻，一车大小伙子，全都红了眼眶。这场生死并肩的抗洪硬仗，淬炼意志，凝聚起生死与共的战友情，也让我们读懂军人的使命与担当。三十七载岁月流转，江堤上逆行奋战的画面，永远烙印在每一位老兵心底。

营区更新、装备迭代，但军人的本色从未改变，不畏艰险、甘于奉献的精神代代相传。史馆泛黄的老照片，留存着我们当年的青春身影——那张1998年抗洪的黑白合影，长军站在第一排，裤腿沾满泥浆，笑容却格外灿烂。讲解员娓娓讲述部队峥嵘往事，却不知眼前鬓发斑白的老兵，正是故事的亲历者。我们相视一笑，没有说破。有些记忆，不必言说，只属于亲历者之间那道沉默的闪电。

三十七年风雨沧桑，从青葱少年到花甲老兵。军装早已脱下，岗位几经变换，容颜渐渐老去，但一日为兵、终身是战士的信念从未动摇。军旅赋予的坚韧与忠诚，始终伴随我们走过往后岁岁年年。

归营的时光短暂，驻足、回望、追忆，不舍漫上心头。离别之际，老兵们不约而同整理衣襟、挺直脊梁，向着营区、向着军旗，郑重敬一个军礼。这一礼，敬无悔青春，敬火热军营，敬生死与共的战友，敬一生不变的家国初心。长军的手微微颤抖，吉清的嘴唇抿成一条线，老赵别过脸，悄悄用袖子抹了一下眼角。没有人说话，可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一别，或许就是永别。

归途暮色渐起，晚风拂过梧桐，树叶沙沙作响，像是与久别的老兵道别。车开出营门很远，我回头望去，长军还站在原地，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。三十七载戎装岁月，一世军旅情深。

时光会老，韶华会逝，戎心不改，战友不散。此生有幸从军报国，纵使岁月沧桑，只要故营仍在、战友情存，归来，我们依旧是初心滚烫的军营少年。

归途不再远

■陈昌荣

国庆还没到，三嫂的电话先来了：“国庆回来玩不？回来吃土鸡啊。”我应道：“回。”搁从前，这样的邀约我总要犹豫几日——不是不想回，是怕那条路。

老家在鄂西北沧浪山脚下的台子村。老辈人嘴里有句顺口溜：“穷霍河，富深河，讨米莫到北星河。”一个“穷”字，是祖祖辈辈肩挑背扛压出来的叹息。一九七七年，乡里通了第一条公路，坡陡路窄，坐班车要颠两个钟头；到村口还剩四公里泥土路，坑洼不平，一遇塌方就中断，村里人索性叫它“断头路”。

记忆里第一个狼狈的国庆，下着连阴雨。假期头一天晚上，我骑摩托往回赶，到村口天已黑透。四公里的羊肠小道，晴天一身灰，雨天一身泥，大坑小洼，车子根本骑不过去，只能下来推着走，走一步滑半步，半个多小时才挪回老家院子。父亲接过包，许久憋出一句：“等路修通了，就好了。”

这句话，他念叨了半辈子，我也记了半辈子。后来我在县城安了家，国庆节依旧往回赶，只是车子换了一茬又一茬。十多年前那

个国庆假期，我开着一辆旧吉普，载着妻女回去。车刚拐上小道，猛地一颠，底盘结结实实磕在路基上，“匡”的一声，女儿在后座吓哭了。那声啼哭像根针，扎在我心口。回城后我写了篇《“断头路”何时变通途》投给湖北《农村新报》，竟登上二版头条。谁想到，党报的墨香真管用——没多久，村里的公路就修通了。父亲逢人便说，我家老四给村里办了件好事，我们更要感谢共产党的恩情。

从那以后，家乡的路一年一个样：沙土路变水泥路，再升级成柏油路。S236鲍竹路改建通车，十巫高速穿境而过。去年冬月，竹山至双台南口段一级路贯通了。父亲和三哥没能等到这一天，他们相继离世，到今年已是第五个年头。这五年回老家，多在清明和春节，给父亲、三哥的坟头各添一抔土，烧炷香，再到三嫂家坐一坐。上半年，侄儿陈军从深圳回来，拆掉老屋，原地建起新楼，三嫂特意打电话，请我们回去聚聚。

今年国庆的一个上午，我约上妹妹、妹夫，出县城直上S236省道。路面平展展的，车轮碾过，沙

沙轻响。半个多小时，车就停在了老家院坝边。三嫂六十六岁了，听见车响便迎出来，围裙还系在腰上：“可算回来了，饭早准备好了。”灶屋里柴火正旺，木耳炒土鸡、竹笋炒腊肉，还有我最惦记的南瓜大锅饭，锅巴焦黄，香得人直咽口水。她朝新房努努嘴，眼睛笑成两道缝：“装得跟城里一个样，往后老了，也不愁没地方住。”

村口小广场上，五星红旗猎猎作响。老表孙文奇蹲在墙根，慢慢悠悠甩出一句：“肩挑背扛的日子，彻底翻篇了。”一句话，比鞭炮还响亮。

傍晚回城，出村口便是一级路。车窗外，沧浪山一层层向后退去，晚稻铺金，炊烟一缕缕缓缓升腾。小时候唱《东方红，太阳升》，只觉调子好听；如今才咂摸出味道——太阳升起来了，升在田野上，也升在三嫂脸上。

如今，大路宽宽展展铺到家门口。从过去颠簸两小时，到如今三十五分钟。老庄子还在，亲人还在，道路也硬化通畅。每逢国庆，山河锦绣，常回家看看，归途不再遥远。

时光入喉

■焦刘念

时间，是细腻的流沙，
从指缝漫游，
掠过清晨的光华，
吻过黄昏的晚霞。
伸手去抓，
只握住一手茫然的刹那。

时间，是温柔的水波，
从山石间滑走，
拂过斑驳的角落，
漫过寥落的星座，
伸手去捉，
只捧起一段轻浅的传说。

时间不洒脱，
却把欢乐挤进额头；
时间不惩罚，
又把遗憾酿出乡愁。

我尝试寻找永恒的路口，
吞下时间的酒。
敬余生初心依旧，
幸知己谓我心忧；
看前世陌路颌首，
叹来者谓我何求；
愿惜那岁月入喉，
不再贪那天长地久。

作者系十堰市实验中学九年级5班学生

欢迎投稿

邮箱 sywbzw@163.com